

“陪”经济来了·监管难

随着跑步热、网游热以及旅游自由行的风潮一浪高过一浪,类似陪跑、游戏陪练、陪游等职业也悄然兴起。尽管在有些人眼中“陪伴服务”早已不再新鲜,不过背后所存在的灰色地带一直存在,关于“陪”经济而引发的纠纷也越来越多。

多是个人行为 监管上存空白

“陪”经济纠纷渐多,不易解决

文/片 本报记者 陈玮 张玉岩
实习生 李婷

需求个性化 催生“陪”经济

徐明(化名)今年33岁,平常没有固定职业。他注意到伴游行业在南方已经比较发达,但是在济南并没有那么火爆,他觉得这是个机会,于是就在网上发布了消息,专门提供伴游服务。消息发布两三个月以来,他总共接到过两三个单子。如果对方有车,他每天收取的费用是300元,如果还需要徐明自己带着车,费用就要翻番,一天大概600元。“前面几单都是去沿海旅行的,有的去烟台,有的去威海,我的主要工作就是陪伴外加保镖。”

对于此类新的职业,智联招聘高级职业顾问王一新认为,目前中国经济正在经历从制造业经济转向服务业经济再到知识经济的转换。在这个不断升级调整的过程中,将会产生诸如“陪”经济等新型就业模式。中央民族大学社会学教授兰林友表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的需求越来越细分,这也是“陪”经济产生的重要原因。

此外,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以及各个行业+互联网的应用,包括新出现的诸如电子商务、共享经济等新的业态,促进了“陪”经济等兼职类职业的增长。根据智联招聘2017年年初进行的统计,中国互联网/电子商务行业在过去一年的兼职数量涨幅高达110%。此外,外部调研机构曾公布,目前国内的兼职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为10%。

“同时这也体现出来就业观念在不断转换。”王一新说。2015年,智联招聘在中国年度最佳雇主的调研中就提出了“新雇主经济”的理论,单纯依靠薪水来留住人才的时代已经随着社会整体生活质量的改善而逐渐弱化。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劳动力比任何时候都更有流动性,更稀缺,更注重体验。“这个现象在2016年得到了进一步的演进,传统的雇佣关系逐渐被打破,并且随着越来越多的“95后”进入职场,他们更能够接受并创造这些新型的就业模式。”王一新说。

大多不签书面合同 相关纠纷日渐增多

随着“陪”经济的业态越来越多,其带来的经济纠纷也开始增多。山东泉运律师事务所律师吕作兴说,他从前几乎没有接到过此类咨询,不过近几年来,每年都能有十来个法律咨询是关于“陪”经济的,有的涉及陪跑,有的涉及陪老人聊天,最多的纠纷就是陪游。

据介绍,“陪”经济算是比较新兴的业态,行业的发展不是特别规范,而且涉及的金额不大,通常都是按天计算或者是按小时计算,多则几千元,少则几十元,很少有人为了这些钱来打官司。正因如此,交易的双方在履行服务之前,并不会想到形成书面的合同。

吕作兴提到,曾经有个前来咨询的案例是关于商务陪游的。原本双方约定的是陪游5天,每天300块钱,总共1500元左右,但是中途请陪游的一方因为临时有事,只出游了3天就提前返程。双方在支付费用

时产生了纠纷,陪游的一方说为了这个单子,自己已经跟单位请假5天,应当按照约定的5天时间来计算费用,而另一方则认为只是陪伴了3天,不愿意按照5天计算,只愿意给3天的钱。“当时也没有签订书面的文书,如果当时约定清楚,就不会出现这种问题。”

吕作兴介绍,这种“陪”经济,实际上就相当于服务合同关系,适用的是民法通则中合同法关于服务合同的规定。关键是事前的约定,约定好陪哪些内容,陪同时间、陪同的条件、费用怎么计算等,产生纠纷的主要原因就是事前没有约定清楚,并且没有成文的合同来约束。另外,这种陪伴要达到什么样的结果,可能也无法用清晰的条文来阐述,这也是容易产生纠纷的一点,产生纠纷之后也不好界定。

“陪跑族”刘正伟说,他做“陪跑”的时候,还遇到过不付钱的情况,最后只能不了了之。“但是事先约定签合同,会让更多的客户流失,而且陪跑更像是有人共同兴趣的人凑在一起,签合同反而容易疏远彼此的关系。”“由于缺乏组织的‘保护’,个体在从事‘陪同’时,仍然承担着一定的风险。”刘正伟说,在约定陪跑地点时,最好选择学校操场、体育场等人多的地方。

多是个人间交易 消费行为难界定

去年3月份,小陈去厦门鼓浪屿旅游。由于看不懂当地的地图,对当地也不熟悉,有些抓瞎的小陈就在当地找了一个陪游。一整天的时间只要20元钱,陪游帮助她制定旅游线路,并负责介绍当地风土人情。不过,在帮助小陈找到隐藏在大街小巷景点的同时,陪游也给小陈带来了一些烦恼。“有时候会带着我们去一些需要消费的商店,只要我们买东西,这些地陪就能获得一些返利。”小陈说。

目前,由于“陪”经济属于新生事物,难免存在不少问题。山东省导游协会副会长刘慧表示,目前不少旅行社都可以根据客户需求,私人定制导游服务,但是持证导游如果未经旅行社批准,私自去做私人导游,那就要受到相应处罚。部分私家车陪练也存在着违法性,比如如果私家车主没有取得教练资格证,或者没有正规教练车,在陪练过程中就会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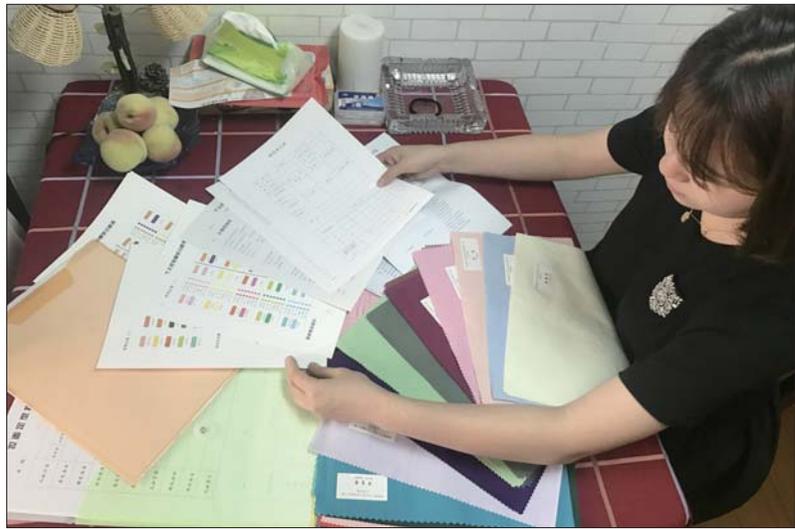
打着“陪伴”的幌子,灰色地带也容易滋生犯罪。比如,现在网上有不少伴游网站,虽然网站首页大都标注着“不得利用本站进行色情、淫秽等一切违法活动”,但是有时候却会成为性交易的平台。央视此前就曾曝光过多家伴游网站,表面上打着伴游的幌子,实际上却干着不法的勾当。

对于“陪”经济过程中个体参与者所产生的纠纷,解决起来并不容易。对于工商部门来说,“陪”经济通常情况下多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交易,并不存在市场主体和消费者之间的关系,很难界定这是一种“消费”行为,找不出市场主体,监管起来比较困难。

当代金融研究所所长陈华认为,尽管如此,对于此类新出现的经济形态也应当持包容态度。像滴滴打车刚开始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但每一个新生事物在产生伊始都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应当怀着一种包容的心态,合理引导、规范,不能简单地一刀切,直接禁止掉。”



一手机应用平台上发布了不少关于陪跑的信息。



作为私人定制的顾问,辛欣正在整理需要“陪逛”的客户资料。

延伸阅读

“陪”经济也是“分享经济”

“陪”经济有合理的一面。经济越来越发达,生活节奏越来越快,有时候人可能会感到孤独。人的需求是多元化的,社会上有这种需求,就能衍生出这种行业。”当代金融研究所所长陈华说,“比方说练车,找一个会开车的陪着,路上给打打气加加油可能就会练得更快,效果更好,所以它有好的一面。”

在陈华看来,陪伴经济是互联网衍生出来的一种经济形态,如果没有互联网,这些都不可能实现。好多需求都是个性化的、小众的,只能通过互联网来满足这种个性需求。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分享了自己的经验和知识,陪逛街是分享了自己对于审美的经验,陪旅游则是分享自己在吃喝玩乐方面的经验以及关于当地人文地理的知识,陪跑则是分享自己跑步的经验和知识,从这个角度来讲,“陪”经济算得上是“分享经济”的一个初级阶段。未来,“陪”经济的市场肯定会越来越大,因为现代人很多都是孤独的,需要这种陪伴,也需要这种经验的分享。

智联招聘高级职业顾问王一新认为,新的就业形态刚刚出现,相关的保障制度还有待完善,对于求职者来说,在就业过程中出现问题,缺少相应的维权途径。比如说存在法律关系不明确、从业者参加社会保险热情不高等问题。“建议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当出现问题时能够让求职者找到有效的解决途径。同时,建议求职者提高自身的辨别能力,尽量通过正规渠道找寻此类工作。”王一新说。

本报记者 陈玮 张玉岩